

书情旧梦

邓云乡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S H U Q I N G J I U M E N G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书情旧梦——邓云乡随笔

邓云乡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印张: 10.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30千字 插页5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10,000

ISBN 7-80627-115-5/1·50

定价: 1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的一种，作者邓云乡既是著名的社会史家、民风民俗学家，又是知名作家。他的随笔融思想、学识和个人情趣为一炉，既让人增长知识，又给人以思想上的熏陶，精神上的陶冶。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随笔精品 46 篇。作者以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与他有涉的人事情缘为诱因，或记录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等在近世以来的变化，或钩沉明清以降的文人文事，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彰显那些被日渐湮没的文化品格，或追念旧友、抒写情缘、探寻几十年来自己走在人生沙路上的脚迹，莫不情动于衷而形于外，牵动人们无限的遐想和情思。

全书思想、学识、情趣兼备，文字平实通俗、舒缓优美，在当代中国散文随笔丛林中别有一种风韵。

序

近些年写文，已少风花雪月，怡情见性之作，多是残书与旧梦，即抄书与怀旧而已。东方出版中心，要我编一个随笔集子出版。随笔者，随手割记之文也。宋代洪迈有《容斋随笔》五集，乃最早以随笔名书者。要说我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虽不敢上企先贤，但说是随手割记的文字，倒也是实在的。于是便把近二三年所写长短文字聚拢来，汇编在一起，也真不少，又可以出一本书了。出书要起个书名，我已出版过《水流云在杂稿》《水流云在琐语》，还有正在排印的《水流云在书话》，因而这本书我也不想再起官名，像叫小孩“阿三”、“阿四”一样，按排行就叫它“水流云在丛话”吧。可是后来，出版社友人不同意，让我再给它起个好名字，我苦心孤诣地想了好几天，总想不出一个叫得响的名字。一天早上睡不着，忽然福至心灵，想到“海上京腔”四字，为此自以为得意，还写了一篇短文，就以此为题，刊登在年初的《北京日报》上，全文如下：

晚上有时睡不好，早上四点就醒了，一醒就胡思乱想起来，忽然想起一个好书名：《海上京腔》，正好和北京一位先生的“京华海派”配对子，而且平仄很调，只是重复了一个“海”字，十分遗憾，无法和鲁迅先生的“南腔北调”、“五讲三嘘”媲美了，而且把上海颠倒过来，称作“海上”，有些年轻朋友也觉着眼生。在1995年初中

华书局出版的《文化古城旧事》一书中，就有一位十分认真的读者，给编辑部寄来了校对信，又转到我处，把“海上闻人”，校正成“上海闻人”。我只好又把它改了回来，告诉这位热心读者，用“海上”的地方，有时用上海似乎不相宜，如著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虽亦有如“忽闻海上有仙山”、“海上生明月”者，但我之所谓“海上”却非泛指，而是专指十里洋场的上海，其所出有“海上闻人”、“海上名家”、“海上寓公”种种说法。上海的别称很多，沪、沪渎、申江、春申、沪上等等，各有各的用法，如“海上京腔”，改成“沪上京腔”，虽然“海”字不重了，却感到不顺、不雅、不响……总不如“海上京腔”妥贴。中国文字有时是很怪的，虽然意义相同，而一字之差，却也有些讲究，说道理有时也很难，正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因此我颇孤芳自赏我这“海上京腔”四字书名。再一个因由就是书中收了一篇《小北京初到大上海》，为此这书名倒也是实事求是的。

记得七八年前，《上海滩》杂志的一位朋友，向我约稿，我说写什么呢？忽然想自己来上海一晃已几十年了。记得1953年工作调动，初到上海时，实足年龄不过28岁，眼睛一眨，已经60多岁一个老头子了。而少年心情，仍如在昨日，初到上海北站，出站后在马路对过一粥店吃白粥、皮蛋，滋味尚在颊齿间……怎么会几十年一晃而去呢？因趁兴写了初到上海情况，有如写昨天的日记，一提笔就写了七千字，还感到意犹未尽，写完了标个什么题目呢？便按照上海人欢喜叫外地人“小山东”、“小江北”的习惯，题作《小北京初到大上海》，虽然有点轻飘飘，但当时确是“小”，也非故作多情。这篇文

章编到书中，又已是几年之后的事情，而我已71足岁了，能不感俯仰之速乎？说那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话已经迟了。

转瞬到今年，我已至上海报上户口，工作生活足足40年了，重新拿起笔来写东西、出书，也已十五六年，而最爱写的，最感兴趣的，最有滋味的，还是写北京旧事。其实我不是北京人，也没有福气作北京的官，而为什么那样憧憬北京旧事呢？其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上的，一个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是我还沾着一点“七·七”事变前北京（当时叫北平）那种文化气氛的边，这种气氛不完全是传统的，也不完全是北京纯乡土的，而是融汇了西方文化和全国传统文化精华所形成的气氛，那样深醇宽宏，舒展厚实。北京出生的孩子可能感觉不到，而我这由山乡到达北京的孩子却特别敏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主观上的则是那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千秋万岁名，不如少年乐”。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见闻，喜怒哀乐，总是最甜蜜的回忆。因此文中、书中写到北京的也就特别多了。自然这也和“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完全不同，敏感的朋友也千万不要误会。

我在上海生活足足40年了，天生笨拙，既未学会上海人的处世哲学——是什么，我也说不清；也说不好十分标准的上海话，但毕竟生活40年了，对上海的生活也有所习惯和欢喜，这样写点什么，说的什么，又爱把北京和上海或江南作些比较，这就是标准的“海上京腔”了。几个月前，北京电视台来我家拍电视，让我谈京、沪文化比较，细说太烦了，我忽然想到：北京缺少两

4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书情旧梦——邓云乡随笔

条像上海南京路、淮海路那样的繁华商业大街……最近出版社编我一本随笔集，要我起书名，我忽然又想到“海上京腔”这组词语，不正好作我的书名吗？谨将这点菲薄的意思奉献给上海、北京以及海内外的读者们吧！

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友人仍感到这四个字不大像个书名，建议我再想一个好的，而想来想去，仍想不好。还是友人帮忙，说我这些文章，大抵不脱读书、写书和思旧的范围，就叫个《书情旧梦》吧。我一想也好，这倒朴实无华，与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关系。但我也舍不得丢掉“海上京腔”那四个字，因而把全文引用在本序中，不唯可以留下一点有趣的回忆，同时也省得我再说同样的话，是节约，也是偷懒吧。

现在我又看了一遍清样，除在前文中所说的外，还感谢责编先生把我过去所缴的长长短短的文章，重新分类作了编排。我由头到尾通读一遍，感到编排十分合理，有中心、有内容、有情趣，比我原来的编排好的多；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到此点。随笔是随手随意写的，随笔的序也是随手随意写的，唯其随手随意，所以真、所以自然、所以发自内心……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之类在这里是没有的。自然，思考不够成熟，说的不对的地方是免不了的。希望读者多多指教！

1996年丙子立夏序于浦西
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

目 录

序	1
老北京的四合院	1
中国民居清话	13
茶梦	20
香烟与香烟画片	29
字轴与苏裱	40
“倒打抓髻”	44
关于晋帮商人答客问	48
知堂座上说“风俗”	63
梁实秋文注趣	70
阴历年·中医·简体字	80
清代中州文士	84
清代河北学人	94

苏州状元谱·····	106
“末代状元”补充·····	117
八股文之谜·····	122
吾乡先贤·····	125
曹雪芹与惠红豆·····	139
从李越缙说到《苏园花事词话》·····	142
“忘山庐”与北京·····	150
顾颉刚大名访古·····	159
圆明园“五春”·····	163
钦差大臣林则徐赴粤历程·····	171
杨小楼·周志辅·昇平署档·····	180
梅兰芳·齐如山·剧学丛书·····	187
科学·国学——世纪前期的科学家	
任鸿隽·丁文江·····	194
关于林语堂·····	206
老人诗缘·····	210
信里“红楼”——怀念平伯夫子·····	214
俞老家书·····	218
经师人师——怀王蘧常先生·····	221
忆辅仁 怀守俨·····	224
爱听白头吟诵声·····	228
“世缘”和“书缘”·····	230
万里《寄情吟》·····	232
谁知散木有乡根·····	235
我的朋友周颖南·····	239

小北京初到大上海·····	244
大儒巷潘家·····	253
旧梦姑苏四十年·····	259
南京忆旧·····	267
小白楼思绪·····	271
狮城杂忆·····	273
微虫四记·····	289
书边杂写·····	294
为书打官司·····	311
我的“水流云在”·····	313

老北京的四合院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纯中国式的诗境，其感人深处，是和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分不开的。

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合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这样的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较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三方面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让我们先来看看四合院的春、夏、秋、冬。

冬至过了是腊八，四合院春的消息已经开始萌动了。过了二十三，离年剩七天……在腊尽春回之际，四合院中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光了，最先是围绕着年的点缀。以半世纪前的具体时代来说吧。老式人家还要贴春联，而新式人家或客居的半新式人家，春联一般都免了。但都要打扫房子，重新糊窗户。打扫房屋如果说雅言叫掸尘，北京人说话讲究忌讳，大年下的，什么打呀，扫呀，说着不雅驯，因而也总叫掸尘了。四合院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首先给人以万象一新之感。

可就在这样明媚的春光中，中午前后，忽听得院子里拍打一声，什么东西一响，啊——起风了，“不刮春风地不开，不刮秋风子不来。”北京的大风常常由正月里刮起，直刮到杨柳树发了芽，桃李树开了花。四合院中是不栽杨柳树的。但桃树、李树可能有。而最多的则是丁香树、海棠树，这是点缀四合院春光的使者。

春节也就是北京四合院中人们说的过年，由冬至算起的“九九”计之，一般常“六九”前后，已过“三九”严寒的高峰，天气渐渐回暖，四合院墙阴的积雪渐渐化了，檐前挂着晶莹的“檐溜”，一滴一滴的水滴下来……虽然忙年的人们，无暇顾及四合院中气候的变化，但春的脚步一天天地更近了。

春节到了，拜年的人一进垂花门，北屋的大奶奶隔着窗户早已望见了。连忙一掀帘子出来迎接。簇新蓝布大褂，绣花缎子骆驼棉鞋，鬓上插一朵红绒喜字，那身影从帘子边上一闪，那光芒已照满整个四合院，融化在一片乐声笑语中了……

不必多写，只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就可以概括四合院春之绚丽了。

北京春天多风，但上午天气总是好的。暖日暄晴，春云浮荡，站在小小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仰头眺望鸽子起盘，飞到东，看到东，飞到南，看到南……鸽群绕着四合院上空飞一派葫芦声在

晴空里响着，主人悠闲地四面看着，这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散文诗。

丽日当窗，你在室中正埋头做着你的工作，听得窗根下面“嗡嗡……”地响着，是什么呢？谁家的孩子正在院子抖着从厂甸新买来的空竹。这又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小诗。

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电风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艺消暑降温，可当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艺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代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的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置。

四合院里的人们怎样消暑度夏呢？简言之就是冷布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荫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

冷布糊窗，是不管大小四合院，不管贫家富户，最起码的消暑措施。冷布名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这是京南各县，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烫平，十分挺滑，用来当纱窗糊窗，比西式铁丝纱以及近年的塑料尼龙纱，纱孔要大一倍多，因而极为透风爽朗。

老式四合院房屋窗户都是木制的，最考究的有三层。最外护窗，就是块木板，可以卸下装上，冬春之交可挡寒风灰沙，不过一般院子没有。二是竖长方格交错成纹的窗户，夏天可以支或吊起。三是大方格窗，是夏天糊冷布及卷窗的，俗曰“纱屉子”。入夏之后，把外面或里面窗吊起，把纱屉子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碧绿的新冷布，雪白的东昌纸作的新卷窗，不但屋始洞然，而且空气畅通，清风徐来，爽朗宜人。乾隆时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有风俗竹枝云：“庭院曦阳架席遮，卷窗冷布亮于纱；曼声□（原缺）响珠堪听，向晚门前唤卖花。”这诗第一句说“天棚”第二句便说冷布糊窗。诗后有小注云：“纸窗中间，亦必开空数椽，以通风气。另糊冷布以隔飞蝇，冷布之外加幅纸，纸端横施一挺，昼则卷起，夜则放下，名为‘卷窗’。”

糊冷布最便宜，因而一般贫寒家也有力于此。只是冷布不坚固，一夏过后，到豆叶黄、秋风凉的时候，日晒、风吹、雨打，差不多也破了。好在价钱便宜，明年再糊新的。在窗户上糊冷布、糊卷窗的同时，房门上都要挂竹帘子了。竹帘子考究起来是无穷无尽的，“珠帘暮卷西山雨”，穿珠为帘，固然珍贵，但一般琉璃珠帘，也值不了多少钱。倒是好的竹帘，十分高贵，如《红楼梦》中说的蝦米须帘、湘妃竹帘、以及朱漆竹帘等等，都是贵戚之家的用品。一般人家，挂一副细竹皮篾片帘子就很不错了。隔着竹帘，闲望院中的日影，带露水的花木，雨中的撑伞人；晚间上灯之后，坐在黑黝黝的院中乘凉，望着室中灯下朦胧的人影，都是很有诗意的。北京人住惯四合院，喜爱竹帘子，去夏回京，见不少搬进高层楼宇中居住的人，也在房门口挂上竹帘子，只有这点传统的习惯，留下一点四合院的梦痕吧。

四合院消暑，搭个天棚是个十分理想的。尤其是北京旧时天棚，工艺最巧妙。不过搭天棚比较费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办到。旧时形容北京四合院夏日风光的顺口溜道：“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在清代，起码也得是个七品小京官，或者是一个粮店的大掌柜的才能办得到，一般人谈何容易呢？

搭天棚要用四种材料：好芦席、杉篙、小竹竿、粗细麻绳，这些东西不是搭天棚的人家买的，而是租赁的。北京过去有一种买卖，叫“棚铺”，东南西北城都有，是很大的生意。它们营业范围有

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棚，结婚、办寿、大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宾客。二是搭天棚，年年夏天的固定生意，它们备有许多芦席等生财，替顾主包搭天棚，包搭包拆，秋后算帐。年年有固定的主顾，到时来搭，到时来拆，绝不会有误，这是旧时北京生活中朴实、诚恳、方便的一例。

北京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是专门的行业。心灵手巧，身体矫健，一手抱一根三丈长的杉槁，一手攀高，爬个十丈八丈不稀奇，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把式，因而北京搭天棚，可以说是天下绝技。北京旧时搭天棚，上至皇宫内院，下到寻常百姓人家（当然是有点财力的）。清末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日本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换约正是农历四月末，已入夏季，那拉氏在颐和园传棚匠搭天棚，京中市间传一讽刺联云：“台湾省已归日本，乐寿堂传搭天棚。”这是一个有名的天棚掌故。故宫当年也搭天棚。道光《养正斋诗集》中就专有写宫中天棚的事。诗云：

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
名花罗砌下，斜荫幕堂东。
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
自无烦暑至，飒爽畅心中。

凌高神结构，平敞蔽清虚。
纳爽延高下，当炎任卷舒。
花香仍入户，日影勿侵除。
得阴宜趺坐，南风晚度徐。

诗并不好，但把天棚消暑的特征都说到了。不过这个人们还容易理解，因为是皇宫。而当年监狱中也要搭天棚，则是人们很

难想到的。嘉庆、雍正时诗人查慎行因其弟文字狱案，投刑部狱，《敬业堂诗续集》中有《诣狱集》一卷，有首五古“凉棚吟”就是在刑部狱中感谢刑部主事为他系所搭天棚写的。有几句写搭天棚的话，不妨摘引，以见实况。

谓当设凉棚，雇值约五千，展开积秽土，料节日用钱，列木十数株、交加竹作椽，芦帘分草檐，补缀绳寸联。转盼结构成，轩豁开虫天。

这几句文词古奥，但说的都是实情。四合院搭天棚，能障烈日却又爽朗，一是高，一般院中天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还要高出三四尺，所以障烈日而不挡好风；而是顶上席子是活的，可从下面用绳一抽卷起来，露出青天。在夏夜，坐在天棚下，把棚顶芦席卷起，眺望一下星斗，分外有神秘飘渺之感。

天棚不但四合院中可搭，高楼房同样可以搭。协和医院重檐飞起，夏天照样搭四五层楼高的天棚，可张可阖，叹为观止，真有公输般之巧。1982年夏天到协和医院看望谢国桢老师，见西门也搭着天棚，又矮又笨，十分简陋，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北京搭天棚的技艺，今天的确已成为“广陵散”了。

与天棚同样重要的消暑工具，是冰桶。大四合院的大北屋，炎暑流金的盛夏，院里搭着大天棚，当地八仙桌前放着大冰桶。明亮的红色广漆和黄铜箍的大冰桶闪光耀眼，内中放上一大块冒着白气的亮晶晶的冰，便满室生凉，暑意全消矣。即光绪时词人严缙生所谓“三钱买得水晶山”也。

小户人家住在小四合院东西厢房中，搭不起天棚也没有广漆大冰桶，怎么办呢？窗户糊上了新冷布，房门口挂上竹帘子，铺板上铺上凉席，房檐上挂个大苇帘子，太阳过来放下来，也凉阴

阴的。桌上摆个大绿釉子瓦盆，买上一大块天然冰，冰上小半盆绿豆汤，所费无几。休息的日子，下午一觉醒来，躺在铺上朦胧睡眠，听知了声，听胡同口的冰盏声，听卖西瓜的歌声……这一部四合院消夏乐章也可以抵得上“香格里拉”了。

除此之外，还有余韵。北京伏天雨水多，而且多是雷阵雨，下午西北天边风雷起，霎时间乌云滚滚黑漫漫，瓢泼大雨来了，打的屋瓦乱响，院中水花四溅……但一会儿工夫，雨过天晴。院中积水很快从阴沟流走了，满院飞舞着轻盈的蜻蜓，檐头瓦垄中还滴着水点，而东屋房脊上已一片蓝天，挂着美丽的虹了。

搬个小板凳，到院中坐坐，芭蕉叶有意无意地扇着，这时还有什么暑意呢？

而仲夏刚过，一阵好雨，一阵凉风，那忽焉而至的已是四合院的秋了。

四合院中秋的感觉，十分敏锐。

到上海后，每爱七八月间回京，常常住到旧历七月下旬再回江南，几乎像辛勤的候鸟一样，年年可以迎接燕山的新秋。其时在宣南还有一间小房，可以容身。虽是宿舍房子，但是平房，又是按四合院的格局盖的。中间院子、四周房子，自然不是一家一院，而是十七八家的大杂院。不过因为有院子，人们可以搬个小板凳在院乘凉，也可在窗前听雨，或坐房中，隔着竹帘望院中雨景……这样还多少有一些古老的四合院的情调。

有一年近中元节时，好雨初晴，金风乍到，精神为之一爽，忽然诗兴大发，写下了下面这样一首诗：

炎暑几日蒸，一雨新凉乍。

劳人时梦达，听雨宣南夜。